

Islamic Classics & Research Series

历代伊斯兰教经典学术文库 VI

先知与启示

The Prophet and His Message



哈克目 著

裴春芳 译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历代伊斯兰教经典学术文库》新书预告：

Islamic Classics & Research Series—Books that are going to be published:

- 1、《伊斯兰众先知史》哈尼富著 喇敏学 喇敏艺译 香港基石出版
A History of Prophets of Islam, by Suzanne Haneef.
- 2、《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篇评注》伊本·鲁世德著 刘舒译 华夏出版社
Averroes' Middle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oetics, by Iben Rushid.
- 3、《先知与启示》哈克目著 裴春芳译 香港基石出版
The Prophet and His Message, by Dr. Khalifa Abdul Hakim.
- 4、《艾布·达伍德圣训集》艾布·达伍德辑录 余崇仁译 香港基石出版
Sunan Abi Da' ud, compiled by Abu Da' ud
- 5、《南萨伊圣训集》南萨伊 余崇仁译 香港基石出版
Sunan al-Sughra, compiled by al-Nasa' i
- 6、《米什卡特圣训集》筛海·沃林迪·穆罕默德辑录 苏泽儒译 宁夏宗教局内部出版
Sunan Abi Tirmidhi, compiled by al-Tirmidhi
- 7、《古兰经降示背景》苏优蒂著 洪炉译 香港基石出版
The Revelation of the Quran and Its Background, by Suyouti.
- 8、《<历史绪论>文本和释义》伊本·赫勒敦著 康有望 陈志红译 华夏出版社
The Muqaddimah by Ibn Khaldun
- 9、《穆斯林圣训全集》穆斯林辑录 余崇仁译 宁夏宗教局内部出版
Sahih Muslim, compiled by Imam Muslim.
- 10、《伊斯兰之心：人道的持久价值》罕桑·纳赛尔著 马为华译 出版社：待定
Islamic Spirituality: Foundations, by Dr.Hossein Nasr
- 11、《知识与神圣》哈桑·纳赛尔著 任军译 出版社：待定
Knowledge and the Sacred, by Dr.Hossein Nasr
- 12、《<迷途指津>、<光龛>和<致孩子>文本与释义》安萨里著 康有望 陈志红译 华夏出版社
Salvation from Going Astray, The Niche of Lights & To Children by Imam Ghazali
- 13、《<哲学家的矛盾>文本与释义》安萨里著 康有望 王奇瑄译 华夏出版社
Tehafut al Feliasufu by Imam Ghazali

定价：RMB 25.00元

HKD 35.00元



作者：哈里发·阿卜杜·哈克目 (Khalifa Abdul Hakim)

译者：裴春芳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s sponsored by Haihong Ma & Chunyan Sha.

Special thanks also to Zhonghua Ma, Yuekuan Gao, www.2muslim.com

and the Chinese Muslim Culture Renewal Foundation

本书由马海鸿和沙春燕赞助出版

同时特别感谢马仲华、高月宽、中穆网 (www.2muslim.com)

和华人穆斯林文化更新基金会 (www.cmcfr.com)

的慷慨捐助

历代伊斯兰教经典学术文库 VI

主 编 康有玺

副主编 马力武 陈志红 喇敏艺 汪昱廷

Islamic Classics & Research Series

Chief Editor: Youxi Kang · Ibrahim

Subeditors: Liwu Ma, Zhihong Chen, Minyi La, Yuting Wang

《先知与启示》

作者：哈里发·阿卜杜·哈克目

译者：裴春芳

执行编辑：赞姆赞姆·马应海

封面设计：康有玺

出版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印刷厂 北京仁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马春花

2008年5月第一版

版权所有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2008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53-261 號依時商業大廈 1401-2 室

电邮：jishichuban@yahoo.com

jishichuban@hotmail.com

THE PROPHET AND HIS MESSAGE by Khalifa Abdul Hakim

Translated by Chunfang Pei

Editor Zemuzem

Published by ROOMS 1401-2, EASEY COMMERCIAL

BUILDING, 253-261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电话：00852-36458129

传真：00852-36458092

E-mail：jishichuban@yahoo.com

jishichuban@hotmail.com

Chinese translation ©2007 by Hong Kong Footstone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英语本由巴基斯坦拉合尔的 Institute of Islamic Club 于 1987 年出版

本书根据 Institute of Islamic Club Road Lahore Pakistan 第二版译出。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已经购得本书的中文版简体和繁体版权。未经本出版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者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请保护华人穆斯林非常有限的媒介事业）

主 编 康有玺

副主编 马力武 陈志红 喇敏艺 汪昱廷

文库编委会 (无笔划和先后之分) :

马为华	余崇仁	陆振泉	马向飞	黄伟强	金立言
周传斌	马生庆	柴绍锦	马力武	马海云	汪昱廷
陈志红	裴春芳	黄思恩	王念一	王家康	杨琳媛
马玲艳	哈光甜	王奇瑄	喇敏艺	张福根	丹拥军
李福泉	罗云霄	康有玺	丁克家	马海鸿	沙春燕
马希娜	安定明	胡耀辉	喇敏学	马学凯	曹 磊
刘 煜	马 景	马 超	王 洋	王 雷	马 祎
任 军	马 欢	刘 舒	王 洪	张 杰	马海遼
朱传忠	苏泽儒				

总 序

自 1862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现在已经将近一百五十年了。在一个半世纪的译述历程中,经过无数学人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翻译事业早已经步入了快车道。中国译述事业从起步、发展到步入快车道,大量的学术论著经过学人们的奋斗而一一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这些译著对造就人才、促进文化交流,以及促进社会和谐所起到的莫大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在这场堪称“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的事业过程中,唯独中国穆斯林的学者们的译述事业却是缺席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穆斯林对于自身的文化翻译事业未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和实施方案,所以始终未曾诞生象过去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三联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以及“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这样系统的“文库”。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并为学人和一般读者提供第一手研究和阅读资料,“历代伊斯兰教经典学术文库”从 1996 年起在同仁们的支持下诞生了。其目的在于更系统、更具规模地把伊斯兰教中的一些经典和学术著作移译成汉语。“文库”所选择的书籍以公认的典籍为主,同时也把各个领域里公认的研究性著作纳入进来,以便研究者和读者比较参研。

我们深信,随着译者们的不懈努力和积累,“文库”必将会对丰富汉语学术思想、促进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历代伊斯兰教经典学术文库》编委会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前言

伊斯兰先知的传记作者必定数量众多，他们属于从他降临以来的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然而，他们作品的特质通常随他们研究的方法而变化，那是很自然的。他们当中有虔诚的人，对先知的忠诚和爱驱使他们成为这样的角色——早期编年史记录者传给我们的所有传说的无批判的记录者。其他的人，被宗教顽迷或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蒙蔽，被宗教欲望所推动而贬损先知的人格和历史地位，结果是，他们使先知的生活和著作遭受了吹毛求疵的恶意非难。他们毫不迟疑的曲解事实以适应他们不体面的目的。一些试图在方法上保持有限度的客观性的西方学者，也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中很容易辨识出西方文化的神韵。穆斯林学者们世世代代在搜集与编写先知的传记，驳斥被含有敌意的批评者加以传播的无知的、误传的或故意歪曲的传道者版本，这一主题的系列文献渐渐变得非常庞大。

然而，对这一夺人心魄的主题的种种研究，今天继续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并且这个事实对人类事务的智慧的研究者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先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穆斯林宣称他是人类的预言意识之金链上的最后一环：他的使命的终极性概念隐含着人类自我智力发展和精神发展的最高意义。在这点上，最近阿拉玛·穆罕默德·伊克巴在关于“穆斯林文化的最高精神”的讲演中的观察，看来是非常适当的。他说：

“伊斯兰的先知似乎站在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中间。就他的启示涉及的根源而言，他属于古代世界；就他的启示涉及到的精神而言，他属于现代世界。……伊斯兰预言在发现需要废除自己本身之际达到了它的完美。这涉及一个敏锐的知觉：生活不可能永远保持在紧张的状态。为了获得完整的自我意识，一个人最后必须回到他自己的才智上来。在伊斯兰教中取消了教团和世袭的王权，在《古兰经》中对理性和经验有持久兴趣，以及强调这种对自然和历史的兴趣提供了作为人类知识的本原，是同一终极性理念的各种不同的方面。然而，这一观念并非意味着神秘的体验——与先知的体验没有本质差别，与先知的体验没有本质差别的体验，作为极端重要的事实，现在已经停止存在……这种观念的作用，是为人类内在体验领域的一系列全新的知识打开大门。”《重构伊斯兰

宗教思想》，1944，第126-127页)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革命性概念，在它背后是先知本身的权威。几乎在1400年前，这一概念，与先知的启示中带来的社会的、经济的、村社的、政治的革命相结合，比每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以整个生命和所有时间埋头思索的所得更为公正。

这部名为《先知和他的启示》的著作源自哈里发·阿卜杜·哈克目博士晚年的手稿，哈克目博士是拉合尔的伊斯兰文化研究院的建立者和主持者。当他突然去世时，这部手稿在他的论文中间被发现；很遗憾这本书不得不在他去世后出版，失去了由作者本人最后定稿的便利。分散在各部分的材料需要重新编定次序，重新排列和重新校订。另一位被指定完成这一基础性工作的学者的任务由于缺乏原作者的指导变得加倍艰难。然而，这一大伤脑筋的任务已经被人经过极大的努力完成了：本书的头一百页被哈米德·艾哈迈德·罕教授完成，本书其余的部分由在他和S.M.伊拉克姆博士指导下的M·阿什拉夫硕士通过与他共同协商而完成。结果正如所希望的，这一本质上是限制性的冒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哈克目博士对他的主题所采用的方式是高度理性的。他介绍了先知生活的基本事实，令人信服地采自权威的历史或传统，并被公认为透过时间和空间的变迁其原始的纯粹未曾在保存中受损的古兰经文本的内部证据所支持。然而，这本书的传记部分或多或少服务于阐明先知的启示抵达人类的背景。《古兰经》描述了先知的降临是世界的命运。这似乎是作者以现代头脑可以领略的习语和风格，清晰而有力地解释先知的教谕的关键，遍布了本书的主要部分。这部著作由于作者对东西方知识和经验本源的深湛理解，给人印象深刻。这种对所有伊斯兰教义的合理化带来了尖锐的争论，在哲学的高度上，与伊斯兰教有力的和进步的精神相一致。伊斯兰教的正统学派可能会无端指责其表达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继续充分考虑了伊斯兰智力运动史上最好的原创思想传统的观念，因此尽管在看法和理解上截然不同，有权受到尊重。

S.A. 拉曼 法官

拉合尔

1972年3月16日

《先知与启示》

目 录

前 言

上 篇：先知

第一章 总论·····	3
第二章 在召唤面前·····	19
第三章 召唤·····	35
第四章 迁移·····	54
第五章 到达麦地那·····	57
第六章 政治斗争·····	67
第七章 被迫战斗·····	71
第八章 品行与习惯·····	88

下 篇：先知的启示

第九章 爱的宗教·····	105
第十章 权力和义务·····	112
第十一章 伊斯兰的伦理教义·····	123
第十二章 伊斯兰的理想之人·····	149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如何革新了阿拉伯社会·····	162
第十四章 普世的宗教是否可能？·····	178
第十五章 伊斯兰是什么？·····	190
第十六章 宗教和象征主义·····	195
第十七章 伊斯兰和象征主义·····	205
第十八章 伊斯兰和民主·····	224
第十九章 法律和伊斯兰·····	234
英文本作者介绍·····	266
中译本译者附言·····	267



上篇：先知

第 1 章：总论

像其他动物一样，人本质上是合群的；即使为了最原始的生存需要，他不得不进入与他的种族其他成员的某种相互关系之中。这不仅是根据自然环境行动和反应，而且是为了对付意识水平高于其他动物的人类其他成员。这种自然的生物共同体由父母和后代组成；通过本能确保这种共同体得以保存。在这个阶段，人依然生活在普通动物的水准上，不容易同猴子这样的高等动物区分开来。道德，像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所理解的那样，出现在个人的欲望开始与其他个人的欲望相冲突、从而面临为了更好的个体生存和社会存在而要求合作的地方。在冲突不存在的地方仍然没有道德，即使在如蚂蚁和蜜蜂那样神圣完美的社会组织中，整体性的组织为了个人的利益平滑地运行；大自然的指导，团体和无意识的冲动没有为与整体利益不协调的个人欲望留有空间。道德只与个人性和意志自由一起出现，无论有怎样的生物价值或社会价值，如果是在本能的冲动或外部的群体压力下而展开，都不是道德的行动；无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它都是一种反道德的价值。

“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个定义并未全面描述人的本质；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这样的描述是有矛盾的。人应当被更全面地描述为“非社会的社会动物”。考虑到对他的群体的其他成员是进攻还是防卫，对利益的定义也是远远不完备的。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和曲解。人类关系的永恒问题是如何限定个人的利己主义，或者在个体生命之内，如何抑制任何一种本能的无知觉状态，阻止它主宰其它自然的或理性的生命冲动；因为任何一种本能一旦流之于放任，都可能胡行乱为，压制和击溃所有其它的本能。简而言之，人类生活的问题是明显的不和谐中的和谐。在自然的生物学的水准上也是如此，生命是一种适应自然的持续的努力。文明人的环境比围绕他的物质力量更加广阔，他不得不使自己适于群体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是习俗的、组织的、神话的或观念的。当个人还没有表露出作为一种会思考的存在，想要依照自己的理念和情感规定自己的私人生活时，所有的生活都是被习俗所规定的；然而习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在更高阶段，习俗提升和整理为法律，团体生活的要求要适应于合法性；权利和义务在反对暴力的威胁和刑罚之下得以建立。但是，法律也不可能被认为与道德一致；首



先，因为它只包含了人类关系的一部分，其次，因为它依据的是“必须”而非“应该”。一个人可能死板地遵守法律的要求，同时可能仍然是一个缺乏道德情感和道德考虑的人。单单法律不可能与道德相符的真实性进一步被既定的事实具体化了，事实上法律是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被群体或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制定的。不但法律，而且伦理均被假定为其基础比群体道德要狭窄。当部落熔合成国家，法律和伦理的精神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同的，尽管披上了理性的或人性的外衣。

柏格森^[1]在他的著作《道德和宗教的两个起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中，已经正确地承认这一结论，并且提出如下命题：在人类历史中被群体、阶级、阶层、国家和社会谆谆教诲的道德，始终是一种种族的或部落的道德，唯一例外的是圣徒和先知的道德。他把他的“生命的飞跃”(élan vital)——进化论的创造性生命冲动，与超越了种族道德的狭隘的、直觉的生命，和在伟大圣徒与先知们的导引下而实现的爱视为一体。人类道德，由于正义、爱与同情的逐步扩展而得以进步，不但整个人类，而且所有的生命存在，甚至包括整个有机界都是如此。爱的感觉在一些圣者、一些神秘诗人笔下，在所有伟大的文化中，甚至溢出这些边界，包容整个存在。在西方诗人中，华兹华斯^[2]在这方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在伊斯兰苏菲诗人中也富于这种因素。德里的神秘诗人米尔·达德(Mir Dard)说：“踩山里的石头要轻柔，每一块石头是一个灵魂/一颗心的寄居地，象玻璃器皿一样脆弱。”德里的另一名伟大诗人加里布(Ghalib)，在他的某些诗句中教诲我们对宇宙抱有近似的同情。

“日光和在日光中舞动的尘粒都是心；宇宙的本质是一个充满了灵魂的玻璃屋。每一个微粒沉醉于奇异的生命之酒；它像爱人的眼睛，反映出被爱者令人心醉的眼睛的消魂之美。”

《古兰经》教导穆斯林，宇宙本质是神性的、活动的，以人们通常不能理解的、自己的语言和举止，歌唱着造物主的赞歌：

“七重天和大地，以及万有，都赞颂他超绝万物，无一物不赞颂他超绝万物。但你们不了解他们的赞颂。他确是容忍的，确是至赦的。”(17: 44)

因此，伟大的神秘诗人鲁米(Jalalud-din Rūmī)的杰作——《玛斯纳维》(Mathnawī)，被认为是《古兰经》基本意义的波斯版本：

“地和水、风和火、是生气勃勃的，是伟大的教养者和存在的包容者的仆人，尽管人以自己的盲目认为它们是无感觉的状态。”

我引用这几句诗支持柏格森关于宇宙生命和爱的主题，最好地反映了伟大的先知与

注释：

[1]. Henri Bergson, 1859—?，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2].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派诗人。

圣徒的感情、生命和行为。他们的道德，植根于神性之中，通过与宇宙的创造性冲动（《古兰经》以“兰比”‘Rabb’来为其命名）相接触而神圣化，是宽广而普遍的，超越了群体（通常是民族、阶级和党派）的道德。

人性对道德的提升，与对个人和群体的利己主义（egoism）的超越，应归于谁？不应仅仅归之于那些法律的制定者，因为合法性并未触及人类灵魂的更深的源泉，最终，合法性不过是将个体从另一个人的自私自利的专断中加以挽救的尝试。不应归之于伟大的哲人，他们通过逻辑和辨正的媒介，试图象苏格拉底^[3]和柏拉图^[4]一样确信人性、道德性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是植根于理性现实的本质之中。在西方，哲学的伦理道德，是随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开始的。在关于宇宙间善的有效性论争中，有许多东西启发和满足了智者；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没有使人类的心弦震颤。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苏格拉底在那里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和政治尺度的代言人和传布者，仅仅勾画了一个城邦制度的模式，一个被选定的优生学上的少数群体有特权成为智慧和道德的守护者，绝大多数公民和奴隶被禁止思考自我，也被禁止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理想国》否认人类本质的平等，否认人类有平等的机会发展各自的天资和潜能。对人类而言，这个“在天堂的模式”（pattern in heaven）不曾在地上实现是幸运的。真正的道德，很少是一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这里范例比知觉表象更有效力。沉着冷静的道德家或伦理学家的生活，很少能成为他人的范例。只有伟大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教导和生活态度，使具有启发性的影响力向外辐射，从而使这些鲜活强健的观念和能量被其他人所接受。佛陀（Buddha）、耶稣（Jesus）和穆罕默德^[5]就是具有更生力的道德影响的人物。

这些伟大的人物不断受到人类中绝大多数的崇敬，并不能归之于任何历史的偶然。哲人和科学家，富者和贫者，农人和普通的薪资劳动者，即使在数千年之后依然将他们奉为典范，并且以他们在训诫和范例中所设置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举止和品行。

谁能否认这个历史事实，在所有伟大的教谕者中，穆罕默德的生命在人类经验的广泛与多变方面最为丰富呢？关于佛陀，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有这些：被生命的痛苦和不幸所击垮，为了寻求解决“世间苦”（cosmic pain）之疑问的智慧，他离开他的王国去漫游，背弃了他的社团、妻子和孩子。他获得的智慧向他展示了所有生命的非真实性。生命对于他而言是不可修复的；因此，唯一的救赎（remedy）是生命必须被终止。行为，无论善恶，都是欲望的产物。因此，为了结束所有的行为并且最终结束所有的生命，所

注释：

[3]. Socrates, B.C.469-399, 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4]. Plato, B.C.427?-347,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译者注

[5]. Muhammad, 570?-632, 伊斯兰教的复兴者——译者注



有的欲望都应被消除；生命的目的应是以否定自身而达到一种无欲状态——涅槃（Nirvāṇa）；没有一种生活或意识适合于这种状态，其原因也是不可描述的。这样一种形而上学（metaphysics）只能导致一种有限的、否定性的道德：不说谎，不杀生，不我执（be selfish），不苛刻，可是对所有生命的不幸慈悲为怀；在普通的社会层面不与他人混淆，可是宁愿过一种僧人的生活，他们以薪资劳动者或富人的布施度日，然而不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总体中占有位置。对佛陀的尊崇者和追随者而言，佛陀在其生命的某些方面的有益影响在于，事实上即使某些否定性的道德，也是形成伦理的必备部分，尽管它们可能只是在应用于生活的实际事务中卓有成效。一个人可能对“不执着”（not-attachment）的哲学和生命态度估价很高，如果它是一种克里什纳^[6]在《摩诃婆罗多》^[7]中所宣谕的“不我执”，换言之，一个人在职责中必须超然于自我中心主义的野心和欲望——即使在为正义而战时也必须如此。职责只有在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和人类处境中才会出现。克里什纳在《薄伽梵歌》^[8]中提出的“业瑜伽”^[9]非常接近伊斯兰的肯定性伦理。

耶稣的道德影响和精神影响要更为广泛和深远。作为伟大的以色列先知中的最后一位，他提出了灵魂的纵向继承。基督教的教理与神学将他与其他的伟大先知区分开来，并且使他从人性升至神性。不满足于耶稣的神圣人性的基督教教理和神学，使得关于耶稣的“神-人”（God-Man）代替了“神的人”（Man of God）。每一位伟大的以色列先知必将会竭力反对、并使之带上最不可宽恕的亵渎之印记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观念，被从亚利安人（Aryan）的宗教中引入；在亚利安人的宗教中，它仍然是一条核心的教义。除此以外，一些中世纪的教义和神秘仪式，被嫁接在对耶稣简朴的一神教信仰之上。将“他”（he）与全能的上帝自身（God Almighty Himself）等同，既无益于上帝，也无益于人。为了这种对耶稣的神格化（deification），添加了原罪（Original Sin）的教义，以便使人类确信其前定的缺失；唯一的救赎（Sole remedy）不是虔信的、有德的生活，而是对“上帝的独生子”（God's only begotten son）的代替性受难和牺牲来为人类最初祖先的可遗传的罪孽赎罪的信仰。每一位伟大的先知都曾经为人类而受难，并且是一个真正的救世者（saviour），但是耶稣被定为基督和救世主（the Son and Saviour）。耶稣的简朴甜蜜的宗教，就这样笼罩上了非理性的圣迹和圣餐（mysteries）的阴云，通过剥

注释：

[6]. Krishna, “黑天”，是印度神话中印度三大神之一毗湿奴 Vishnu 的第八化身——译者注

[7]. Mahabharata, B.C.4C — A.D.4C 产生于刹帝利男子与婆罗门女子所生的“苏多”阶层，是印度两大叙事诗之一——译者注

[8]. Bhagvat Gita, 《摩诃婆罗多·毗湿奴篇》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印度教重要经典，共十八篇，七百颂——译者注

[9]. Karma Yoga, 大黑天克里什纳在俱卢族与盘度族开战之前向盘度五子之一的阿周那阐明人生“解脱”三法：‘业（行动）瑜伽’、‘智（知识）瑜伽’、‘信（虔信）瑜伽’——译者注

夺人的自由意志，消释了道德的真正根基；使上帝成为一个残忍的、暴戾的暴君，将最初的父母之罪加于无数的后代身上的——一个发现于非基督徒的教义中的、丝毫没有为人类走向十字架受难的、毫不容情的上帝。据此独断论（dogmatism），道德的努力失去了它的价值，并不能确保当下和此后拥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状态。这种关于“原罪”（Original Sin）和“替代牺牲”（vicarious sacrifice）的信仰，使救世主（salvation）成为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更多的非基督教的圣迹和仪式，混入耶稣所传布的爱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love）。在古希腊神秘的宗教中，一个神肉身化为一只羔羊，在一个神圣的祭奠中被吃掉，以使他的神性能直接被肉体同化吸收（be imbibed）。教义与圣礼替代了道德的努力。如果真正的基督教仅仅只是对“道成肉身”（Incarnation）、“原罪”、“神之代替受难”（Vicarious Divine Suffering）、与关于异教的祭仪和圣迹的效力的信仰，它应该已经腐朽，并且应该已经被放逐到废弃的异教之教义与神话的深渊。但是耶稣的真正胜利与他对提升人类的有价值的贡献，不在于这些神秘主义的教义，而在于他宣谕和实践了“上帝之爱”和“人之爱”（the love of God and Man），揭穿了僵硬的“律法主义者”（legalists）与教法的字句崇拜者们的肤浅和伪善。对他而言，一颗充满爱的纯洁的心是所有宗教的精髓。当宗教堕落为无灵魂的外在仪式时，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发现自己被召唤去向全世界宣告，“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文字杀死生命，而精神给予生命”（the Sabbath i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Sabbath; the letter killeth and the spirit giveth life）^[10]。他发现自从亚伯拉罕（Abraham，希伯来族的始祖）以来曾经产生过许多伟大先知的犹太教（Judaism），已经与精神相分离，堕落为无灵魂的外在仪式与戒律的宗教。他把自己的教旨限定在这一至关重要的使命之上，而把犹太人的整个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生活置之不顾；他相信如果心灵变好，宗教视界真正的精神化，法律、习俗和文明的诸种机制将会获得新的意义。当普遍的爱统治了整个世界，尘世将会变成天国（Kingdom of Heaven）。犹太人（The Jews）曾经渴望弥塞亚^[11]将会使他们获得政治统治与权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弥塞亚的吁求者（claimant of Messiahhood）所宣谕的天国存在于每个人自己的灵魂中时，他们失望了，他们认为此人是一个骗子，他不能获得众望。他们想除掉恺撒，但是这里有一个人说：“把属于恺撒的归于恺撒，把属于上帝的归之于上帝！”^[12]如果他曾经煽动一场政变，罗马人（the Romans）可能已经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但这样一种带有成功机会的冒险的叛乱，并非犹太人所欢迎的。他鼓励犹太人进行精神的变革，向他们许诺：如果他们首先在自己灵魂

注释：

[10]. 马可福音 2——译者注

[11]. Messiah, 希伯来人所期待之救世主——译者注

[12]. 马可福音 12——译者注



的幽深隐秘之处发现天国，其他的一切都将随之而来。这种现象曾经发生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宗教之上。每一种宗教都有必要具备制度化的层面。一些崇拜的仪式、一些戒律和规则对组织化的一面而言是必要的。这些是保护道德与宗教之内核的外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宗教的追随者们开始将宗教等同于口头赞同严格的程式化教义、确定的外在祭奠与仪式。一个人如果赞同与遵循某些仪式，他就被认为是信教者，而与他是否被爱所打动、或公正处置与同伴们的关系无关。因此，耶稣将这些神职人员称为有毒的、吸血的蝮蛇。在耶稣的一生中，他的吁求被证实为是旷野中的吁求。精英与群众都不理解他。那些无论他去哪里、渐渐聚集起来的人群，最先相信他是信仰的疗救者、拥有上帝的力量——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科学家宣称上帝潜在地呈现于每个人的内心。依附于耶稣的不多的门徒是贫穷而愚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信仰淡薄而肤浅，摸棱两可，摇摆不定，他们其中的一个为了一些小钱而背叛了耶稣。据《福音书》^[13]所言，当他们的主（Master）感觉到死亡逼近之时，他们不能在夜间保持警醒^[14]。据说这些门徒极度恐惧，他们的希望已经因为主被钉上十字架而被粉碎；犹太人认为主被钉上十字架是一种可诅咒的耻辱的死亡。只有当他在走上十字架之后第三天被某些人看见复活时，他们的信仰才得以恢复。

无论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的本质可能是什么，他的宗教团体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尽力设法解决自己民族的种种道德与文化问题。他宣谕精神的现实，并且消失于精神的王国。人类被遗弃，听任其自身通过长期的尝试和出错，来发现人在不同生活层面的权利和义务。穆罕默德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作者称为所有先知中的最成功者。从人数众多的先知中，卡莱尔^[15]选中穆罕默德作为他的阶层的代表，是因为——正如其言——面对可怕的境遇，他英勇挺立，并且最终克服了所有的阻碍，击败了残忍的敌对者。在已经完成了使命之后，穆罕默德离开了世界。与他相比，耶稣的短暂生命和颓丧终止的传教显然缺乏成功的预兆。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因此将已经在其民族生活的激流中产生了涟漪、并且像许多别的传道者一样离去的耶稣称为失败者。他所培育的广阔与高超的精神化道德原则是一种酵母，将不断教导、纯化与提升人类的心灵，在所有不同领域改善人们的生命。假如他被给予机会去将这些原则实行于人类文明的某些关键的组织机构，他可能已经为人类显现出一条通过重组自己以接近天国的更好的道路；为了天国的降临，他曾经劳作过、祈祷过。但是，命运把这一事业的实现留给了另一位伟大先知，他将在每一个领域

注释：

[13]. the Gospel, 四福音书之一，在圣餐式中所读——译者注

[14]. 马可福音 14，马太福音 26——译者注

[15].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英国史学家、哲学家——译者注